

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感伤的艺术

□李国文

一直认为,摄影是一门制造感伤的艺术。只要取景器里,有人,有事,随着斗转星移,无论拍摄者,被拍摄者,都会对一去不回、但仍记得起的那一刻,怦然心动。正如一块石子扔进水里,那波纹或者重些,或者轻些,但不可能无一丝感情的涟漪。因为,摄影器材所拍摄下的画面,尽管只是一瞬间的事,可立即就成为已经消逝的过去,成为永远也不会再来一次的历史。

人,不可能重复第一次涉水渡过的河。因此,越是发黄褪色的照片,也就越多感伤意味。

《红楼梦》提到银子,在怡红院里,是麝月用小戥子称量着,做货而用的。那么,纹银究竟是什么样子,恐怕现代人已不可能得知。只有看戏或者听说书,才有可能几百两纹银的说法。或者街头兜售的银制首饰;或者商店里那种豪华的镀银器皿,诸如餐盘、咖啡杯,等等。这种贵金属,似乎离人们很远。

其实,不然。若干年前,我读到一条消息,某单位从废弃的显影液里,提取了不少白银。从那儿才知道,作为贵金属的银,其用途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。正是西方人发现了“溴化银”的这种作用,我们才从清

朝开始,可以把好看的、难看的,或自以为好看其实令人恶心的种种形象,永远留在照相机里。

上世纪末,无论照片冲洗出来后,喜欢也罢,不喜欢也罢,快门按下的一刹那,就把你和那一刻的时光定格了。于是,那张纸上,永远是昨天的你,前天的你。这一刹那,也许你是快活的,但时间相隔得越久,这快活也就越来越少,因为你变老的。几乎没有一个人,愿意老;而且越老的人,越不想老。所以,看到昨天、前天、几年前乃至几十年前的旧照片,便不是滋味的感觉。这种感觉,用民国时期的语言来说,那就叫作“生的门答”,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“感伤”与“感伤”的意思。

有时候觉得,没有照片比有照片好。假如真有那么一位林黛玉小姐的话,姑且这样认为,有一位好心的摄影师,在大观园的沁芳桥畔,留下了她憔悴的病容,我想,那一定是相当缺德的事。因为这张照片,一下子扯碎了读者心目中那位美女的形象。显然,读者们愿意想象她弱不禁风,却不愿意想象她肺有空洞。正如后来我们不能想象电视剧里,所见到小家碧玉式的、毫无文化气质的林黛玉一样。文

学的想象,一旦落在了实处,肯定是一种可怕的幻灭。

但是,更多的时候,有照片又比没有照片好。因为这种视觉艺术,既是现实的,又是历史的。所以,慈禧的相片,袁世凯的戎装照、社会名流的读书留影、一些大人物的显赫形象,等等,总给人一种《红楼梦》里那首《好了歌》的感想。

摄影作品的价值,一是真实,一是时间。照片,永远是沉默的见证人。它不说话,但它告诉你一切。高超的摄影师,能够在那静止中,照出人的内心,照出真的感情,照出无须用语言来诠释的意蕴,照出说不出但可以感觉出的氛围、情调、境界,以及近乎禅宗的悟性。一幅好的摄影作品,便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既然完整了,也就无须解释,让看的人自个儿体会去算了。

我不大喜欢摄影展览中,每幅展品下面的文字标题。让站在你作品前面的观众,愿意怎么看,就怎么看好了,愿意怎么想,就怎么想好了。何必一定要用一个文字标题,限制观众的想象力,或者引导他向某一方面去理解你的作品呢?如果一名观众,智商低到不看标题,就不知所云的话,那他应该去买连环画看,看摄影展览,

显然是走错门了。

如果必须借助于标题文字,那说明,这位摄影家还不大相信自己的镜头。

无言胜似有言,静止的照片,要比活动的照片,如电影、电视更具有说服力的地方,就在于它更接近真实。一旦有了语言,你就免不了会听到许多空话、假话、大话与套话。这种语言的迷雾,最能掩盖人和事的内在联系和最本质的东西,令人扑朔迷离,莫衷一是。而有了连贯起来的画面,构成动作,那和人的内心,距离就更远了。因为,人在摄像机或摄影机前,会有一种不自然的尴尬,而一旦不尴尬了,又会有情不自禁的表演欲望。所以,你就别指望在电影电视里,得到绝对的真实。

虽然,在照片中也能看到矫揉造作、搔首弄姿、装腔作势与顾影自怜等情景,但它至少没有喋喋不休的演说,没有手舞足蹈的表演。每位摄影艺术家,无不以追求真实自然为己任,一张哪怕不经意拍出来的照片,也许在将来也会被视为宝贵的历史真实。每年所评选出来的最佳摄影作品,特别是新闻照片,哪一幅不是惊心动魄的真实,在征服更多世人呢?也许,这就是摄影艺术永恒的生命力吧。

细品“残缺字”

□袁文良

一些名胜古迹,总隐藏着一些“残缺字”,也就是指缺少笔画的“错别字”,它们都是古今名人所留笔墨。其实,这些“错别字”意趣横生,总令人回味无穷。

明代才子唐伯虎游览岳阳楼时,被楼外的秀丽风光所陶醉,禁不住在墙壁上题写了“虫二”两字。当时,人们不解其意。经他解释才知道,寓意“风月无边”之意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,历下才子刘廷桂,邀杭州友人登顶峰泰山,末了,也挥毫写下了“虫二”二字,同样是取“风月无边”之意。杭州西湖湖心亭有一座石碑,上面也书有“虫二”。湖心亭始建于1552年,重建于1953年。初名振鹭亭,又称清喜阁,明万历年改称“湖心亭”。在湖心亭极目四眺,湖光皆收眼底,群山如列翠屏,有“湖心平眺”之称。当年乾隆下江南,夜游湖心亭,题下“虫二”两字,同样寓意“风月无边”。

到杭州,总少不了游览“花港观鱼”。“花港观鱼”地处苏堤南段西侧,前接柳丝丝葱茏的苏堤,北靠层峦叠翠的西山,碧波粼粼的小南湖和西里湖,像两面镶着翡翠框架的镜子分嵌左右,一些文人常到此吟诗作对,成为西湖十景之一,细心游客会发现,“花港观鱼”碑上的“鱼”字底部,少写了一点。原来,这四个字是清朝康熙帝手迹。康熙崇尚“好生之德”,素有“佛爷”“善人”之称。在汉字里,三点为水,四点为火。繁体字底部的四点,本为火字,鱼遇水而生,遇火必死。康熙皇帝不忍见鱼在火上烤,便将“鱼”字底部的四点改写成三点,让鱼在“水”里游,以示皇恩浩荡,泽被万物。

天津蓟州区的独乐寺,又称“大佛寺”,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。寺内墨宝圣迹众多,寺庙匾额“独乐寺”,出自明朝权臣严嵩之手;观音阁的匾额“观音之阁”,出自诗仙李白之手;乾隆皇帝,在此寺留有28块手书帖。不过,最让游客感兴趣的是寺内的“报恩院”,因为其牌匾“院”字中的“完”字中间少了一横。原来,咸丰皇帝受独乐寺方丈请求,为四合院题匾“报恩院”,但是写完后才发现,写错了一个字,“完”少写一横。在场的僧人及游人都看出来,但谁都不敢说。咸丰也觉得尴尬,冷场之时,他灵机一动,开口请奏,人要知恩图报,佛家说,人要报四重恩——佛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土恩,这四种恩一生是报不完的,因此,“完”字的笔画不能写全。

山东曲阜的孔府也称圣府,是孔子的后代子孙们居住的地方,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官邸的最大府第。人们都会欣赏大门上的一副对联:“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,同天不老文章道德圣人家。”这副对联在近年制作的“孔子行教像”上也能看到。不过,人们发现,其中的“富”字顶上无点。孔府占地240多亩,有厅、堂、楼、轩等各种建筑463间,雕梁画栋,奇花异草,极尽尊荣华贵。孔家人自然希望家庭的富贵永无止境,因此,“富”字顶上无点,意指“富贵无顶”“富无止境”。

河南卫辉城北,有一座比干墓,墓碑上四个隐约可见的字“殷比干墓”,据说是孔子存世的唯一真迹。“莫”本为“墓”,为何少写了“土”?传说,春秋时,孔子对比干非常敬仰,他周游列国讲学时,特地来到比干的墓前凭吊,并用剑在石头上刻下“殷比干墓”四个字。孔子认为,比干乃取大地之土而葬,于是,“墓”字下面的“土”有意未写。后来,有个秀才说,孔子这个大教育家也写错字,便自作聪明把“土”字添到了“莫”字下面。不料,这个秀才刚写完,突然晴天霹雳,把完整的墓碑劈开了,秀才则添上的“土”字也被劈掉了。因此,人们看到的“殷比干墓”四个字残缺不全,乾隆皇帝到此游览,听了这个趣闻后,挥笔写下了“宣圣真笔”四个字,旨在昭告世人:皇帝作证,这是孔子的真迹。

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文北中学校园内的“溪北书院”,建于清光绪十九年,书院门匾为清末书法家杨守敬所题。书院训导学生的场所则挂着一块由清末著名书法家潘存题写的“书院讲堂”木匾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书院的繁体“书”字缺少一横,讲堂的繁体“讲”字又缺了一横一竖。有专家认为,这“书”“讲”两个残缺字的含义,是书学者独具匠心的杰作。“书”缺少一横,意指浩瀚如海的书是永远读不完的;“讲”字缺一横,正好是一横一竖,寓意古今中外的知识不论横讲竖讲,是永远讲不完的,讲解时要少而精,不要面面俱到。既然书是读不完的,就应该学到老读到老。

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,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牌匾,“国”字少了一点,“国”字框中只是一个“王”字。相传,这是因为郭沫若对洪秀全没有继续进军,使“天国”不完整,深为惋惜,故而有意把“国”字写少了一点。其实,在太平天国当时的文献中,天国的“国”字都少了一点。太平天国的圣宝钱,上面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”字,中间也是“王”字,而不是“玉”字,以此显示“王在国中”。

摄影作品的价值,一是真实,一是时间。照片,永远是沉默的见证人。它不说话,但它告诉你一切。高超的摄影师,能够在那静止中,照出人的内心,照出真的感情,照出无须用语言来诠释的意蕴,照出说不出但可以感觉出的氛围、情调、境界,以及近乎禅宗的悟性。

李国文

萝卜花开

□程才实

北国沃野,曾经留下多少孩童懵懂的眼神,即便是小心翼翼的观察,仍不知眼前那朵小花的名字。后来,才认识并喜欢上了它——一片片白色的萝卜花,悄然盛开在故乡大地上。

岁月漂流,那些娟秀的萝卜花,仍长在孩子的心中,无论住在哪里,做着哪份差事,只要洁白的萝卜花悄然一閃,尘封的往事便抖然开启,迸发一个个或艰苦温馨、或因感激激情的故事。情节的根结与支脉,延展在记忆的土壤深处。

细看,北方萝卜多为球形,外皮为红色,俗称“红萝卜”。其实,栽种萝卜花,往往醉心于种植的好收成,花朵,无非是向萝卜籽跨越的一道窄桥。除了种萝卜之外,饱满的籽粒也可榨油食用,甚至跻身于相关工业项目当中。

萝卜,顺气、消食、利尿、润肠、解毒而且生津……显然,萝卜的本事很大。且不说用来炖肉和生拌了,那刚出锅热气腾腾的萝卜馅饺子,就是用玉米面包成素馅的,一种特有的萝卜香,也能激发味蕾。倘若包饺子时,掺进适量的羊肉或毛虾,其鲜美味道早引发出口服之欲。至于贴饼子、炖萝卜汤,则是北方人

饮食的一大绝配,清爽可口的萝卜汤,理应记上头等功了。

收获萝卜籽的农事活动,当然看中了这种蔬菜的旺盛长势。它们浑身水气,一夜之间就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籽了。果实细小,像一根根直立的犄角,里边盛着萝卜籽——萝卜的种子。成熟的犄角与枝杈众多的秸秆,均呈淡淡的金黄色。人们将带犄角的秸秆悉心收割,运送到打谷场上去脱粒。

这是一种生命的重复与延续,萝卜——萝卜花——萝卜籽——萝卜……周而复始,恒久循环。这个链条中最醒目的当属萝卜花,它不单经历了风雨、见过世面,还始终顽强地张开着萝卜深入骨髓的抗争精神与生命力。难怪宋诗感叹:“茅柴酒与人情好,萝卜羹和野味长。”想必,小小的萝卜孕育了独特的兴衰哲理与人生情调。

提到萝卜的起源地,尚未形成共识。一般认为,其原始种为起源于欧亚温暖海岸的野萝卜。据文献记载,4500年前,古埃及已栽种萝卜。宋代,中国已较普遍地予以栽培。明代,萝卜成为中国的大众化蔬菜。记忆中,无论因苦岁

月还是过上小康日子,萝卜总是北方人日常生活重要的蔬菜之一。

小片的萝卜花大都生长在北方的田野边缘,或生于某个偏僻的角落,可谓“补白”。只需望一眼,就会产生提神的感觉。萝卜花成片成片的,形成一片雪白的花海。飞扬的蜜蜂,一边吟哦,一边采摘,忙碌快活,毫无倦意。开满萝卜花的地方,鸟儿舞姿优美,歌声动听极了。

名家笔下那些写花的美文,的确令人艳羡不已。郭沫若先生的《石榴》写道:“最可爱的是它的花,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色的花。单瓣的已够陆离,双瓣的更为华贵,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?”其实,类似的美文很多,包括冰心先生笔下的樱花、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木香花、季羡林先生笔下的夹竹桃,等等。看来,山川原野、草木昆虫、春秋秋收……都紧密地勾连在一起。

萝卜花,好似北方生活的一种希望、一种理想,谁能忘记萝卜花温暖的映照和它带来的一丝慰藉呢?难怪,农人们更在意“土里土气”的萝卜花,因为它诠释了一种苦苦劳作的命运逻辑吧。

和美绿豆芽

□任崇喜

绿豆芽,古人赞誉它是“金芽寸长”“白龙之须”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:蔬食之最净者,曰笋,曰藟,曰豆芽。据说,要生出质优味美的绿豆芽,不但器皿要格外干净,而且要勤换水。这种绿豆芽才会有个好卖相。

绿豆芽清脆鲜嫩,易于消化,醋溜绿豆芽,几乎家家会做。七成油热时,将干辣椒节炸至泛黄,下几粒花椒炸香,迅速倒入洗净沥干水分的绿豆芽,适量姜片、蒜片同时下锅,迅速翻炒,沿锅边放入少许香醋,让其起白烟,快炒至断生起锅。这样炒出的绿豆芽,清脆生香的咸、酸、辣,爽口不已。

从宋代开始,绿豆芽名字多多。形象者,如豆苗、银芽、银苗、芽心与玉鬣;寓意者,如巧菜、豆荳以及如意菜;会意者,如掐菜、雀巢等,数不胜数。宋代,绿豆芽是用来欣赏的。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中记载:“七夕前十日,以水浸绿豆,以一二回易水,芽渐五六寸许,其苗能自立,则置小盆中,至乞巧可长尺许,谓之生花盆儿。”这种习俗,本是妇女中流行的“祈子”风俗,被称为“种生”。

民间广泛食用绿豆芽,大约源于明代。明代韩奕《易牙遗意》记载:“将绿豆冷水浸两宿,候涨换水,淘两次,烘干。预扫地洁净,以水洒湿,铺纸一层,置豆于纸上,以盆盖之。一日洒两次水,候芽长,淘去壳。沸汤略焯,姜醋和之,肉燥尤宜。”清时称为《本草纲目》中也有记载:“诸豆生芽,皆腥切不堪,惟此豆之芽,白美独异,今人视为寻常,而古人未知者也。”“用五谷作菜蔬,惟豆为最,黄、绿豆芽,为常食之品。”其菜品琳琅满目,有银芽拌鸡丝、炆银芽、银芽拌金针菇、银芽拌凉肉与油泼银芽等凉品,有酱菜牛肉丝、素炒绿豆芽、银芽炒鸡丝、银芽炒

鱼丝、银芽爆腰片等热菜。

绿豆芽用水焯过,加上佐料,酸爽可口,适宜夏日。爆炒则花样多多。绿豆芽清脆鲜嫩,酸辣绿豆芽几乎家家会做。“炒芽菜,炒韭菜,三把镰刀翻过来。”绿豆芽与韭菜,是好搭档。韭菜长寸许,绿豆芽精干,一起旺火爆炒,在炙热的锅里缠缠绵绵,纠缠在一起,青中有白、白里有青,和谐一团。若是红辣椒炒绿豆芽,则个性鲜明,色悦目,味入脾。

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:“豆芽柔脆,余颇爱之。炒须熟烂,作料之味才能融洽。可配燕窝,以柔配柔,以白配白故也。然以极贱而配极贵,人多嗤之。不知惟巢、由正可陪尧、舜耳。”豆芽配燕窝,正如隐士配圣贤。

在鲁菜当中,有道名菜“烹炒肉”,传统济南菜中也有“炒肉丝掐菜”。“素食说略”称:“绿豆芽拣去根须及豆,名曰掐菜。此菜虽嫩脆,然火候愈久愈佳。不惟掐菜松软,菜汤亦大佳也。”清末民初徐珂《清稗类抄》记载的“豆芽菜塞鸡火腿”“馒头菜”“豆芽塞肉”,是《随园食单》上的一道名菜,传闻慈禧太后曾吃过。这道菜原料很简单,只有绿豆芽与火腿。

绿豆芽,味甘、性寒、无毒,能调和脾胃,清三焦之火,“但受湿热郁遏之气,故频发痧动气,与绿豆之性,稍有不同”“脾胃虚寒之人,不宜久食”。

显然,绿豆芽的样子,像一把如意,因此,人们又称之为“如意菜”。

北京菜馆里有一道“炒白菜”,瘦肉丝、粉丝、绿豆芽、菠菜、韭菜与鸡蛋,加了调料炒。这道菜,经常出现在一些家庭的年夜饭上,取“和美和谐”之意。

“寻”兰

□丙和

人们往往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:以前不感兴趣或不喜欢的事物,随着岁月的流逝,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它的可爱之处,进而深深地喜欢上它。兰花之于我,大抵如此。

我自幼喜欢画画。时常对着《芥子园画传》临摹“四君子”梅兰竹菊。那时不知为什么,对于“四君子”之兰花,每动笔时,却始终提不起神。也许是因为在我幼小的的心灵中,相比梅花的百折不挠,竹子的虚心正直,菊花的高洁不屈,兰花叶片细长飘逸,花朵玲珑娇小,总免不了有一种纤弱女子的形象,难配君子之雅号。

多年来,我与兰花可谓相见两不识。八年前的一件小事,足见那时我对兰花的无知和冷漠。那天,我去拜访一位老画家,临走时,画家突然要我小留一会儿,说要给我画一幅画,我自然喜出望外。只见他铺纸挥毫,笔走龙蛇,不到十分钟,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兰花就呈现在我面前。老画家一边画,一边跟我说画兰之难——“半世画竹,一世画兰”,意为要画好兰花和竹子光靠笔上功夫还远远不够,尚需多读书学习,尤需加强品德修养,把竹子和兰花的精神品格领悟透彻,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,心想:兰花,不就是一种普通的花草吗,何至于此。临走时,我客气地连声道谢,其实内心对这幅画并没有特别的感觉,回家后,便将其束之高阁了。

然而,一个偶然的机缘,却完全颠覆了我对兰花的认知。前年仲秋的一个深夜,在品读《孔子家语》时,不经意间发现了孔子赞美兰花的一段话:

芝兰生于深谷,不以无人而不芳;君子修道立德,不以困穷而改节。又曰: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,即与之化矣;与不善人居,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,亦与之化矣。丹之所藏者赤,漆之所藏者黑,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。又曰:不以无人而不芳,不因清寒而萎琐;气若兰兮长不改,心

若兰兮终不移。

这段话对我一记棒喝。我平素并不看好的兰花,在孔子眼里却如此“高大上”,竟成为他的精神路标。自古以来,儒家便把兰花作为高洁、典雅、淡泊和坚贞的象征融入其哲学思想,并为后世推崇而广为流传。

天命之年的我,从此开始了“寻”兰之旅。

兰花曾受到历代仁人志士、文人墨客的敬仰和追捧:勾践种兰以明志,屈原佩兰以节,郑思肖画兰以寄亡国之恨……

“婀娜花姿碧叶长,风来难隐谷中香。不因勿取堪为佩,纵使无人亦自芳。”如今,兰花早已完成其从形质之美向内在精神之美的过渡,成为大众所推崇的君子形象的精神符号之一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为了真正了解兰花的习性,我特意到花卉市场买回两盆建兰,日夜照护,静待花开。然而,不到两月,就都夭折了。原来,兰花是一个比较娇贵难养的花种,它像一个虔诚的修行者,给自己设定了许多严苛的清规戒律:温度、湿度要适中,土质要疏松透气,环境要保持通风,光照不能太强。最令人头痛的是,浇水这一关,所谓“兰花浇水十年功”,有多少兰花粉丝由于浇水功夫不到,屡养屡败,最终只好望“兰”兴叹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转眼两年过去了,经过多次失败,终于迎来幽兰吐芳。这是一盆建兰,叶片修长翠绿,立秋后长出九枚嫩绿色的花萼,每个花萼上有三个花苞。不久,一个个花苞陆续开放,家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它们有的亭亭玉立,宛如仙女下凡;有的颌首低眉,好似美人害羞。微风拂柳,绿叶丛中,三十余朵小花杂摇曳曳多姿,如绿林中一群展翅飞翔的小鸟,生机盎然。

养兰两年,我经历了知兰、爱兰、学兰,从一个“兰盲”,成为一个“准兰迷”。其实,兰花并非如我以前所认为的那样,是一个娇柔的弱女子。它虽然叶片

外表柔长,但你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它骨子里有一股坚强不屈的刚性。它不像狗尾草,细长的叶子软弱无力,随时准备向疾风折服。当疾风掠过,兰叶弯而不折,依然保持它以前劲挺的姿态,让人想起不畏强暴、外柔内刚、能屈能伸的堂堂君子。

兰花的花朵,小巧淡雅,幽香清远,沁人肺腑。它没有茉莉、百合那般刻意媚人的浓香,但它淡淡的香气,却有着神奇的魅力,令人一嗅就沉醉其中,欲罢不能。我把花盆放在卧室,瞬间满室生香,近前闻之,却又闻不到些许香气,真是“鼻端触着消香处,得意寻香又不香”。齐白石作画,妙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;兰香之妙,是否恰在这“若有若无”之间?

兰花内敛而不张扬,它的幽香是其内心自然流出的菁华,毫无哗众取宠之意,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,此之谓也。这令我想起了崖柏,越是年轻的新料,其味越浓越冲,令人不堪久闻,也越不值钱;相反,越是陈年老料,其味越清越淡,越深沉,越耐人寻味,其价值越高。“洗尽铅华始见金,褪去浮华归本真”“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饴”,兰花的淡雅不正蕴含着“平淡归真”的人生哲理吗?

天命之年才结识兰花,惜乎相见恨晚。但细一琢磨,现在识兰也恰逢其时。兰花本是花中君子,它朴实无华,远离尘俗,洁身自爱,坚贞不屈。人过五十,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,看透了世态炎凉,才会真正体味兰花不尚虚荣、宁静致远的品行。如今,已然没了年轻时的轻狂和浮躁,有的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,我的心境与兰花更加默契,以兰为师,向兰学习,让兰成为余生的良师益友,岂不当其时。

赋诗一首,聊表景兰之情:
本是山中一芳草,远离尘烟乐逍遥。
一从夫子况君子,世人独称此草好。



秋韵(国画)

张惠茹/作